



程朱辨異(四)

何炳松

六 結論

(1) 程朱學說的總結

程朱兩人學說上種種不同的地方，我們在上面已經大致說明了。現在爲便利讀者得一簡括的概念起見，特把兩人學說的要點在此地再總結一下。

程氏主張萬物一理，沒有什麼大小內外本末先後遠近等等相對的關係，因此我們就用現代通行的術語稱他爲一元的哲學家。他又主張物我一理，天人無二，不可以我們的心來處這個道理，因此我們又要稱他爲客觀的哲學家。他又主張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不可語高遠卑，語本舍末，因此我們又要稱他爲唯物的哲學家。總結的說：程氏是一個一元的，客觀的，唯物的哲學家。

朱氏一方面亦主張萬物一理，但是他一方面又主張理必有對，對於

體用動靜本末先後等等相對的關係一概認爲可以成立，因此我們就用現代通行的術語稱他爲「太極圖」式的二元的哲學家。他又主張人之一心萬理俱備，如同明鏡一樣能够照見事物的是非，因此我們又要稱他爲主觀的哲學家。他又主張凡百事物都應該先本後末，先始後終，我們爲學做人都要以培養本原爲主，因此我們又要稱他爲唯心的哲學家。總結的說：朱氏是一個太極圖式的二元的，主觀的，唯心的哲學家。

程氏既然是一個一元的哲學家，所以他對於我國哲學上許多名詞——理，性，命，心，天，神，鬼，道，情，氣，等——都認爲同一個東西，叫我們不可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他對於性和氣亦以爲原來是同一樣東西，因爲我們說性既然只能說到生之謂性，不容說到人生而靜以上的性，那末性就是氣了。他對於已發未發亦以爲都就是中，我們既不可求中於未發之前，亦不可在未發前下一個靜字。他對於知和行亦以爲應該合一

82461

82462

而尤重在行。他對於義利善惡等等亦認為沒有絕對的區別。

朱氏既然是一個太極圖式的二元的哲學家，所以他對於我國哲學上許多名詞要把他們一一分別開來，而以太極圖式的「心統性情」這句話來做他的中心思想。他對於性和氣亦要把他們分成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兩種不同的東西。他對於已發未發亦以為已發是太極的動，未發是太極的靜，我們倘使不求中於未發之前，未免缺少深潛純一之味。他對於知和行亦以為應該先知而後行，倘使不知如何行得？他對於義利是非等等亦都看做絕不相同的東西，而且主張我們在能够辨別之前，應該先做本子。

程氏既然是一個客觀的哲學家，所以他主張凡是事物的理就是我們的性，我們只要格物就可以至於聖人，因此格物的工夫比誠意正心修身的工夫還要重要。朱氏既然是一個主觀的哲學家，所以他以為求理於物無緒可尋，求理於心則有定體，因此我們必須先求放心再去格物。

程氏既然是一個唯物的哲學家，所以他的方法論主張持敬，所謂持敬就是集義，集義就是格物，格物就是窮理，窮理就是窮盡事物的所以然，因此我們只要把事物一件一件格去，積累多了自然豁然貫通。朱氏既然是一個唯心的哲學家，所以他主張持敬和集義完全是兩段工夫，我們應該先做持敬的工夫，再去集義；所謂集義就是用我們的心去辨別事物的是非。總括的說：程氏的方法就是現代所謂客觀的歸納法，朱

氏的方法就是現代所謂主觀的演繹法。

此外程朱兩人對於聖經和唐鑑的見解亦正大不相同。程氏說易主理，朱氏說易主數；程氏以春秋為聖人斷案的書，朱氏以春秋為直載當時之事；程氏說詩宗序，朱氏說詩反序；程氏對於三禮半信半疑，朱氏對於三禮大體相信。至於唐鑑這部書程氏認為足以垂世，朱氏以為無遺憾。最後程氏對於生死鬼神命數等等都一概不信，以為物理上所必無；朱氏對於這種種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信而存之。

以上所述的各節都是兩人學說的綱要。倘使讀者認著者的愚見為不無一得的地方，那末程朱兩人根本不屬一家這句話差不多就此可以成立了。

我們在此地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不能不附帶的討論一下。著者在前面屢次大膽的說程氏是一個正宗的儒家，朱氏是一個「儒化」的道家。這兩句話果然有相當的根據麼？著者覺得自己對於這個問題應該負起解答的責任。著者的愚見以為程朱兩人在表面上既然都明明自命為儒家，而且我國自從南宋以來的學者亦都承認他們兩人為儒家，所以當我們要說程氏是一個正宗的儒家，我們當然不必再要提出什麼證據。但是當我們要把朱氏從儒家門中提出來歸入道家的時候，我們却負有一種提出證據的責任。因此我們在此地就得把這一點再討論一下。

我們要證明朱氏是一個「儒化」的道家，著者的愚見以為並不十

分困難。因為就著者的愚見所得的看來，朱氏本人對於我國的哲學好像只是做一種集大成的工夫，沒有什麼新奇的貢獻。所以我們只要就朱氏學說的師承上做一點溯源的工夫，我們就可以明白朱氏的學說究竟是屬於誰家了。

我們在緒論中曾經說過程氏生平對於邵雍的數學，周敦頤的太極圖，和張載的性氣二元論都絕口不談；而朱氏對於這幾個人却非管的傾倒。現在讓我們分別敘述一下。我們先討論邵雍。程氏自己曾說和邵雍同里三十多年未嘗一字及數。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提過。謝良佐亦說：

「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貴其術。」宋元學案卷十百 程學案下附錄
而朱氏獨說：

「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同上

朱氏既然這樣的崇拜邵雍，所以他一方面極端的讚美邵氏的數學加以深信，一方面亦傾心邵氏的先天卦位圖。黃百家對於這一點曾經發過下面這一段議論，他說：

「先天卦圖傳自方壺，謂創自伏羲。此即雲笈七籤中云「某經創自玉皇」，「某符傳自九天玄女」，「固道家術士假托以高其說之常也。先生（此指邵雍）得之而不改其名，亦無足異。願但可自成一說，聽其或存或沒於天地之間。乃朱子過於篤信，謂「程演周經，

邵傳犧易，「掇入本義中，竟壓置於文豪，周爻，孔翼之首，則未免辜螟蛉爲高曾矣。」宋元學案卷十 百原學案下
照這樣看來，朱氏的以數說易，無非接受邵氏的道家言。這是朱氏屬於道家的第一個證據。

至於周敦頤的太極圖程氏絕口不談。黃百家說：

「豐道生謂：「二程之稱胡安定必曰胡先生，不敢曰翼之。於周一則曰茂叔，再則曰茂叔。雖有吟風弄月之游，實非師事也。至於太極圖兩人生平俱未嘗一言道及。蓋明知爲異端，莫之齒也。」宋元學案卷十二 濂溪學案

程氏的儒家壁壘何等森嚴！至於朱氏對於太極圖說一方面全盤的接受下來。黃百家說：

「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朱子特爲之注解，極其推崇。至謂「得千聖不傳之祕，孔子後一人而已。」宋元學案卷十 濂溪學案

一方面又復多方的代周氏竭力辯護，因此引起我國南宋以來學術思想史上最大的爭論——朱陸同異。這可見朱氏對於太極圖說迷信極深。其實朱氏本身的哲學差不多就是一個太極圖的發揮。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太極圖原來是一個道家的主要的法寶。這一點當時的陸九淵就已經看到了，他寫信給朱氏說：

「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

及為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甚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為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通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也聖也。道學者以道為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為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宋元學案卷二 泰山學案黃百家案評

此地黃宗羲的意思以為道學的名義不妥，而且這種分類亦有乖學術大一統的意義。後來紀昀亦抱同樣的見解來代儒林中人抱不平，他說：

「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餘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正史類宋史提要

他又說：

「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聞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古。斷斷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斷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博學反約」，不開末博而先約。朱氏之學精矣，呂氏之學亦可廢耶？」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呂祖謙說學論說集錄提要

此地紀昀似乎比黃宗羲的見解要高明一點，他認定道儒可以分家，不過我們對於他們不宜有所軒輊。

到了章學誠，我們對於宋史的分道學儒林為兩家才得到一個比較。昀還要正確的觀念。章氏說：

「道學儒林分為二傳前人多訾議之，以謂吾道一貫，德行文學何非夫子所許，而分門別戶以啟爭端？此說非是。史家法度自學春秋據事直書，枝指不可斷而兀足不可伸，期於適如其事而已矣。」

「儒術至宋而盛，儒學亦至宋而歧。道學諸傳人物實與儒林諸公迥然分別，自不得不如當日途轍分歧之實跡以載之。」

「夫道學之名前人本無，則如畫馬自然不應有角。宋後忽有道學之名之事之宗風派別，則如畫驎安得但為驘而角哉？如云吾道一貫，不當分別門戶，則德行文學之外，豈無言語政事，然則滑稽循吏亦可合於儒林傳乎？」章氏遺書外編卷三丙辰劄記

章氏此地以為史家法度既然應該據事直書，南宋以後實際上既然確有道儒完全不同的兩派，那末宋史把他們分別出來完全是春秋的法度並無不合的地方。

就著者的愚見看來，宋史把道學和儒林分為兩家，在理論上和魏書另立釋老一門的用意完全一樣，誠如章學誠所說的並沒有不合的地方。不過著者的愚見以為宋史的缺點並不在於把儒道分為兩家，而在於不把佛家另立一個「釋氏傳」。因為北宋末年的五大儒中除大小二程兄弟純屬儒家外，其餘周邵張三位的學說確是道家的成分居多，至於朱氏和他的門人更是如此。既然有這樣一班很出色的「儒化」的道家，當然應該把他們另歸一類中去，而道學兩個字又正是名實相符；不過不應該把程氏兄弟兩人亦混進去罷了。所以宋史分儒道為兩

家在著者的眼中看來，正是托克托等的一種特識。至於陸九淵的一派，我們大家既然都承認他爲「儒化」的佛家，就應該亦和道家一樣另歸一類，才是正當的辦法。因此著者對於黃宗義那個大一統的說法固然不敢贊同，就是對於紀昀那種代儒家抱不平的態度和章學誠應該分爲兩家的辯護亦嫌他們還沒有澈底。簡單的說：著者的愚見以爲不但道學儒林可以分家，而且以爲此外並應有類似沙門的一類。

至於我國的學術思想在南宋以後亦分三家的話早已有人說過，並不是著者的創見。不過他們所說的「三家」有時用地名來指出新安江西和浙東，有時又用人名來指出朱熹、陸九淵和呂祖謙；但是好像從來沒有人知道或者指出浙東的學說完全淵源於程頤。著者的愚見以爲南宋以後確有三家，朱熹是道家的領袖，陸九淵是佛家的領袖。至於浙東一派的領袖，從前有人推尊金華的呂祖謙，又有人推尊永嘉的鄭伯熊和薛季宣。究竟誰是真領袖到如今好像還沒有定論。著者的愚見以爲現在我國學者所以始終不能指出誰是浙東學派的領袖，就是因爲他們還沒有發見誰是浙東學派的真領袖。其實浙東學派的真領袖既然不是金華的呂氏，亦不是永嘉的鄭氏和薛氏，實在是北宋末年遠居北方的小程子。因此我們在結束本文以前還有兩個小問題應該附帶的討論一下：第一個就是南宋以後我國的學術思想上是否仍舊是一個儒道佛三家鼎立的局面？第二個就是南宋的浙東學派是否就是北宋末年的小程子的嫡傳？現在讓我們先討論第一個問題。

南宋以後我國的學術思想確有三派，這一點恐怕要以清代浙東的史學大家全祖望看得最清楚。他說：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草集外編卷十六同
谷三先生書院記

全氏此地確認南宋以後我國的學派分而爲三，這確和事實相符。但是他說「朱學以致知格物，呂學則兼取其長」這兩句話在著者的眼中看來，好像有點倒置。至於他此地顯有推尊浙東永嘉學派的意思，這或者因爲他自己是一個永嘉學派的同志，而且又是一個生長浙東的人，所以不免抱有一點微小的成見，亦未可知。不過全氏在他的名著宋元學案中却另有幾句比較穩當的話。他說：

「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八晦翁學案序

全氏這一段話和前面那一段顯然有一點衝突的地方：前面說「呂學兼取其長」，而此地又說「朱子綜羅百代」。但是後面的見解好像比前面的成熟而且正確。我們此地不厭重復再來疏解一番。

我們在本文的緒論中已提及過：儒家重在道問學，佛家重在尊德性，而道家則自命爲能兼取兩家之長。我們現在試引陸九淵的話來做一個證明。陸氏說：

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氏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宋元學案卷十二 濂溪學案附錄

但是陸氏的話或者有人要疑心他為有所偏而不足信，所以我們不能再引一二個後代人所說的比較可靠的話。黃宗炎說：

「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鍊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虛無為宗，無事為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子更為太極圖，窮其本而反於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但綴說於圖而又冒為易之太極，則不侔矣。」

所以黃氏認朱氏的推崇太極圖說為「未免過於標榜。」（宋元學案卷十二濂溪學案黃百家語引）全祖望亦說：

「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於後學者莫粹於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真原於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於朱子而墨守之也。」歸亭集外編卷三 十八周程學統論

照這樣看來，周子的太極圖說果然是道家的學說了，而朱氏竟全部的接受，多方的辯護。這是朱氏屬於道家的第二個證據。

至於張載這個人有人說他是二程的學生而程氏不肯承認。

「呂與叔作行狀，有一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伊川語和靖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

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尚存。幾於無忌憚矣。」宋元學案卷十八橫渠學案附錄

全祖望謹案與叔其後卒改此語。這可見程氏對於張氏的學說始終不肯來負一種聯帶的責任。至於朱氏對於張氏那句太極圖式的話「心性氣」二元論非常崇拜的地方我們在上面已經提過了。朱氏對於張氏的性氣「二元」論尤其是贊成。他說：

「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宋元學案卷十 七橫渠學案上

此地我們要知道二程兄弟雖然曾經提過氣質兩個字，但是他們始終沒有把一個性分成天地的和氣質的兩種。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張氏的說法却有點近於二元論，他說：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非性者焉。」正蒙誠明篇第六

因為有「善反之」的說法，張氏並亦有成性的說法，他說：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齊塵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同上

張氏這個性氣二元論到了朱氏手中不但全部的接受，而且大加發揮，幾乎成為南宋理學中唯一的最大的貢獻，同時亦成為後代攻擊「宋學」的人唯一的最大的目標。但是揚開元說：

「成性之說始於董子天人策。張子未能擺脫其說，亦氣質之性誤

之也。氣質自氣質，如何云性况氣質本無不善哉？宋元學案卷十
七橫渠學案上

我們知道現代我國的學者差不多都承認董仲舒爲道家者流，甚至有人叫他爲董道士。倘使楊氏的話果然不錯，那末張氏所唱的和朱氏所受的性氣二元論豈不亦是一種道家者言麼？這一點或者亦可以拿來當做朱氏屬於道家的第三個證據。無論如何，就朱氏的師承和他的學說本身看來，我們倘使武斷的說朱氏是一個「儒化」的道家，這句話恐怕亦算不得絕對沒有根據。

此外朱氏生平亦深信神仙和陰陽五行等等道家的玄談，我們亦可以把他們拿來做一個小小的旁證。最後朱氏還有一件有趣的軼事，我們順便在此地提及一下看他怎樣和道家發生一種「和其光同其塵」的關係。據紀昀說，朱氏曾經以「空同道士鄒訴」的寓名撰了一卷周易參同契考異。朱氏所以用寓名的緣故，紀氏以爲「殆以究心丹訣非儒者之本務，故託諸度辭歟？」紀氏又說朱氏與蔡季通書中有下面幾句話：

「參同契更無縫隙，亦無心思量，但望他日爲劉安之雞犬耳。」

朱氏竟想做劉安的雞犬，殊令人驚異。紀氏却代他辯護說：

「蓋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韓愈謫潮州時邀大顛同

游之意相類。」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道家類
周易參同契考異提要

82465 紀氏是一個儒家，但是他對於朱氏竟能夠這樣的敦厚溫柔，真可以令人佩服。著者因此不免自己感覺到這篇文章很有許多火氣未盡的地

方，非常的慚愧，還要請讀者原諒。

(2) 南宋以後的三家

儒道佛三家在我國的文化上既然各有悠久的歷史，各有深固的根基，當然不能以少數學者的力量 and 短期的時間去根本改變他們。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們根據一般所謂「歷史的繼續性」的原則來說，我國數千年來儒道佛的三個大門決不能因爲有北宋末年幾個偉大學者的努力就會關閉了一個，只留下兩個。而且我們倘使把南宋以後陸兩派的學說加以研究，那末陸氏的學說固然足以代表一班「儒化」的佛家，而朱氏的學說却不能代表正宗的儒家。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屢次提及過，而且好像是已經證實的了。

因此著者的愚見以爲我們在此地應該代宋史的編纂者說幾句公道話。宋史的編纂者把宋代的學者分成道學和儒林兩大類究竟是否一種合理的辦法？我國的學者對於這種辦法到如今還有痛心疾首的人，以爲不應該如此。清初黃宗羲百家父子兩人對於這個問題尤其是熱心。百家說：

「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至宋史別立道學一門在儒林之前以處周程張邵朱張及程朱門人，以示隆也。於是世之談學者動云周程張朱，而諸儒在所渺忽矣。」

「先遣獻曰：「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錄語

陸氏此地表明朱氏自以為能夠注重道問學，同時他又以佛家的態度攻擊朱氏不知尊德性的非是，這是很穩當的說法。因此黃宗羲亦誤以

「陸九淵之學以尊德性為宗，朱熹之學以道問學為宗。」宋元學案卷五

十八象
山學

黃氏這種看法實在只見到朱氏對付陸氏的一面，而沒有見到朱氏對付程氏的另一面。我們在前面亦已經屢次提及過朱氏的學說是一種「首鼠兩端」的學說，所以朱氏一人就備有兩副面孔，一副是用來對付佛家的儒家面孔，一副是用來對付儒家的佛家面孔，而他那本來的道家面孔因此掩飾起來，使得我們或者完全忘記了他，或者看不清楚。所以上面陸九淵所描寫和黃宗羲所見到的只是一副朱氏用來對付佛家的儒家面孔。其實朱氏還有一副佛家的面孔用來對付儒家，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覆看上面關於二元二元，持敬集義，養心格物等等問題的討論中朱氏怎樣要培養本原，以及朱氏生平怎樣痛罵浙東學派為舍本逐末，就可以明白了。王應麟說得好，他說：

「觀朱文公答項平甫書尊德性道問學之說未嘗不取陸氏之所

長。」宋元學案卷四十九晦翁學案附錄引困學紀聞

所以陸九淵所說的「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固然是儒佛兩家的短長，但是陸氏好像沒有見到去取的結果就會形成了一個黑白分明的道家「太極圖」呵！

照上面所述的看來，全祖望所說江西浙東各得其偏，唯朱氏為能綜羅百代，這幾句話確是極其中肯。不過全氏對於南宋以後的三派和三派的同異所見到的雖然非常卓越，但是此外還有兩點他好像沒有見到：這就是朱氏是一個「儒化」的道家，程氏學說的嫡傳流入南方變成浙東的史學。前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現在讓我們繼續討論後一點。

(3) 程氏學說的入浙

我們倘使果然斷定南宋以後我國的學術思想確是還有三家，而且朱氏和陸氏是道佛兩家的代表各成一派，那末程氏所代表的儒家又流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這是一個向來未曾有人提過的問題，著者在此地很冒昧的把他提出來而且很大膽的想把他就在此地解答一下，當做這篇文章的餘論。

著者的愚見以為在我國的文化史上要以浙東學派為最有光彩，同時亦要以浙東學派的源流為最不明。我國的學術思想在南宋以前不成什麼系統，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及過了。在南宋以後雖然門戶大開，但是始終要以浙東這一派專究史學為最有成績，最切實用；其

他宋陸兩人所代表的道佛兩家都始終在玄談中或者主觀的倫理中大翻筋斗。我們所以要說浙東學派爲最有光彩，理由就是在此。但是浙東學派的流變到如今好像還沒有人能夠把他弄得明白。例如全祖望這個人雖然是我國的一個最偉大的學術史家，但是他對於浙東學派有時叫他爲「浙學」，（宋元學案卷八十六東發學案序）有時又叫他爲「發學」，（宋元學案卷六十說齋學案序）有時又叫他爲「永嘉之學」，（宋元學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序）沒有一定的地點和名稱。至於誰是這一派的領袖，同是全祖望這個人有時說是永嘉的許景衡，（宋元學案卷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序）有時又說是永嘉的薛季宣，（宋元學案卷五十二良齋學案序）同是紀昀這個人有時說是永嘉的周行己，（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止齋文集提要）有時又說是金華的呂祖謙了，（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永嘉八而鋒提要）此外並有人說是金華的唐仲友，（宋元學案卷六十說齋學案序）究竟領袖是誰，到如今好像還沒有論定。這是什麼緣故呢？著者的愚見以爲這是因爲全氏和紀氏好像都沒有見到浙東學派實在發源於程氏的緣故。

著者的愚見以爲所謂浙東學派實在就是程氏的嫡傳。我們要證實這個主張不能不把浙東學派的師承加以詳細的討論。

就著者研究所得的而論，「浙學」、「發學」和「永嘉之學」三個名詞都不很切當，因爲前一個太泛，後二個太偏。著者的愚見以爲章學

誠所定的「浙東學術」（章氏遺書卷二）四個字比較的適當。著者的愚見又以爲南宋以來的浙東學者多專究史學，所以亦不妨稱爲「浙東的史學」。著者的愚見又以爲浙東史學的發展可以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期自南宋到明初，第二期自明末到現在。第一期有永嘉和金華兩大派，並由金華分出四明的一支。第二期中與於紹興而分爲寧波與紹興的兩派。本文所當敘述的在於程學的入浙，所以我們只能討論南宋時代浙東的永嘉和金華怎樣會傳入程氏的學說而成爲章學誠所說的「浙東專家」，（章氏遺書卷二浙東學術）其他的部分只好暫時從略。

現在讓我們先討論浙東學派的師承。南宋時代的浙東史學實際有永嘉和金華的兩支。而永嘉一支的起源比較金華一支爲早，他的承繼程氏的學說亦比較金華一支爲直接。清末孫詒讓曾經說過：

「宋元豐間作新學校，吾溫蔣太學元中，沈彬老躬行，劉左史安節，劉給諫安上，戴教授述，趙學正霄，張學錄輝，周博士行己，及橫塘許忠簡公景衡，同游太學。以經明行備知名當世。自蔣趙張三先生外皆學於程門，得其傳以歸，教授鄉里。永嘉諸儒所謂「九先生」者也。」許景衡傳

照孫氏所說，所謂永嘉「九先生」中竟有六個人——沈躬行，劉安節，劉安上，戴述，周行己，許景衡——「學於程門，得其傳以歸。」據全祖望所考，當時除上列六個人以外，還有鮑若雨，潘閔，和陳經正經邦兩兄弟

82470 都是『從程氏游』的人，（宋元學案卷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這可見當時永嘉人從游程氏的為數實在不少。

在這許多永嘉的程門弟子裏面大概要以許景衡和周行己兩個人為永嘉學派的主要的元勳，所以樓鑰說：

『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

公景衡，周公行己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止齋文集卷五十一 二陳傅良神道碑

我們根據樓氏這段話差不多可以斷定南宋以來程氏的正宗學說果然是傳入永嘉為當時理學的宗主，這是因為樓氏是宋末的鄞縣人，「去古未遠，」說話當然比較的可信。

大概許周兩人對於程氏非常的崇拜。全祖望會說：

『伊川講學，浙東之士從之者自許景衡始。』宋元學案卷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

可見浙東學派中永嘉一支的開山當推許氏這個人。全祖望又說：

『周行己游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而先生獨之西京從伊川游。持身堅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宋元學案卷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

周氏這樣堅苦卓絕的信仰程氏，真不愧為一個介紹程學入浙的健將。這幾個人都是北宋末年直傳程學輸入浙東的始祖。所以全祖望說：

『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續增學案卷三十一

永嘉張氏古禮序

我們現在可以根據這幾句話來斷定程氏的學說果然在永嘉了。以上

所述的可以說是永嘉學派的「草昧時代」。

到了南宋初年，永嘉學派幾乎衰歇了，幸而有鄭伯熊輩的繼起，發揮光大之後，竟造成了一個黃金時代。原來：

『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永嘉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鄭伯熊與其弟伯英並起，首雕程氏書於閩中。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乾淳之間，永嘉學者連袂成帷，然無不以先生兄弟為渠率。呂成公尤重之。』宋元學案卷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鄭伯熊傳

我們此地有兩點可以注意：第一點鄭伯熊是周行己的門人，所以他是程氏的再傳弟子；第二點鄭伯熊中興永嘉學派的時候，『首雕程氏書於閩中』這都可以證明永嘉學者非常熱心於程學的輸入。所以紀昀會說：

『浙江通志稱鄭伯熊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振起之。劉壎隱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己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等皆奉以為宗。』四庫全書總目書類傳 伯熊鄭敷文書說提要

此地所說的『篤信固守，言與行應』都是程氏的態度，亦是正宗儒家的態度。所以鄭伯熊可以說是南宋初年永嘉學派的第一個中興名將。和鄭伯熊同時的還有一位永嘉學派的中興名將，這就是薛季宣這個人。清代孫衣言會說：

『南北宋間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鄭敷文薛右史廣之。敷文

之學出於周博士行己，接鄉先生之傳。右史之學出於胡文定公安國。師法雖不同，而導源伊洛，流派則一。

此地所謂鄭敷文就是鄭伯熊，所謂薛右史就是薛徽言。我們知道薛徽言本是胡文定公高第。（詳見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孫衣言又繼續的說：

「敷文之學沒而無傳，右史之學傳於其子良齋先生，益稽核考索以求制作之原。甄綜道勢究極微渺，遂卓然自爲一家。其沒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薛季宣派 薛季宣派 薛季宣派

此地所謂良齋先生就是薛季宣，止齋先生就是陳傅良。孫氏這後半段話有三點說得不錯。第一點，鄭伯熊之學並沒有無傳，因爲陳傅良、陳亮和葉適這班永嘉學派黃金時代中的健將都是他的門人。（宋元學案卷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第二點，薛季宣所得的程氏學說不單是他的父親那邊傳來。宋史本傳上說：

「薛季宣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宋史 林傳 傅良亦說

「有隱君子袁溉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湖湘間皆高仰道潔，公師事焉。」溪語集卷三十 薛季宣行狀

這可見薛季宣亦和鄭氏一樣是一個程氏的再傳弟子。第三點，陳傅良的業師決不止薛氏一個人。紀昀說：

「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

精。陳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 集類止齋文集提要

全祖望亦說：

「陳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鮑增亭集外編卷四十 四奉臨川先生帖子二

可見陳氏的業師至少有鄭伯熊、薛季宣、張栻和呂祖謙四個人。無論如何，薛季宣可以說是南宋初年永嘉學派中第二個中興的名將。

自從鄭伯熊和薛季宣中興永嘉的學派之後，在永嘉方面有陳傅良和葉適諸人的繼起，同時在金華方面又有呂祖謙、陳亮和唐仲友三大頭的出現。於是浙東的學派乃達到一個黃金時代，而程氏的學說亦發揮而成爲我國文化史上的一朵最燦爛的花——浙東的史學。

以上所述的都是永嘉一支的浙學怎樣在師承上承受程氏學說的情形。現在讓我們再述金華一支的浙學和程氏有什麼一種關係。

當鄭伯熊和薛季宣兩人中興永嘉學派時，金華亦忽有三大頭的出现：就是金華的呂祖謙、唐仲友和永康的陳亮三個人。全祖望說：

「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於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宋元學案卷六 十說齋學案序

82472

此地全氏所說的東萊兄弟就是呂祖謙和呂祖儉，同甫就是陳亮，說齋就是唐仲友。我們此地應該注意的就是金華的三大頭和永嘉諸子「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所以金華一支的學說的師承雖然不是和永嘉一樣都是直接上通於程氏，但是仍舊不失為程門的私淑弟子。我們試再引朱熹的話為證，朱氏說：

「伯恭之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唯君舉為有所長。若正則則換無統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東萊附錄

在朱氏這段話中，我們有兩點可以注意：第一點就是朱氏亦承認金華之學和永嘉之學完全是同屬一家，第二點就是朱氏隱然要想推尊金華的呂祖謙來做一個浙東學派的集大成者，所以說他能够兼陳傅良（號君舉）和陳亮兩人之所長。因此紀昀就誤以呂祖謙為永嘉學派的首領，他說：

「永嘉之學倡自呂祖謙，和以葉適及陳傅良，遂於南宋諸儒別為一派。」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永嘉八面錄提要

不過紀氏這幾句話固然是出於誤會，但是永嘉金華兩支學說間關係的非常密切卻是就此可見一斑了。

我們現在試再把金華三大頭的師承分別討論一下。呂祖謙這個人雖然只是浙東史學中金華一支的一個首領，但是他的學業成就的偉

大好像在浙東學派中確如朱熹所說佔有一個集大成者的地位。所以全祖望亦說：

「朱張呂三賢同德同業，未易軒輊。張呂早卒未見其止，故集大成者歸朱耳。」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東萊學案附錄

我們知道呂祖謙因為體肥而死的時候年紀不過四十五歲。以他這樣一個天才竟會這樣的早死，真是我國學術史上一件最可悲的事情，無怪朱熹和陸九淵諸人都要為位而哭了。

呂祖謙的學說原來亦淵源於程氏。王崇炳說：

「婺州之學至何王金許而盛，而東萊呂成公首濬其源。蓋自其祖正獻公與涑水司馬公同朝，往來於河南二程間最契。榮陽公則受業二程之門。至於南渡，北方之學散而呂氏一家獨得中原文獻之傳。」重刻呂東萊文錄敘

此地所謂正獻公就是呂公著，公著生希哲就是所謂榮陽公。希哲生好問，好問生本中及弼中，弼中生大器，大器生祖謙。我們此地可以注意的就是呂希哲和呂本中兩人怎樣傳得程氏的學說。紀昀說：

「呂希哲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學，又從二程子張子及王安石父子游。故其學問亦出入於數家之中，醇疵互見。朱子語類稱其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看其平生之力，乃反見佛與聖人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呂氏雜記提要

此地紀氏說呂希哲的學問出入數家，醇疵互見。而全祖望獨說：

「正獻相哲宗，先生徧交當世之學者。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在大學並舍，年相若也。其後心服伊川學，問首師事之。」宋元學案卷二十三榮陽學案本條

照這幾句話看來，呂希哲這個人不但和程氏同出於胡瑗，而且同時並亦受業於程氏了。那末所謂呂氏家傳的學問豈不亦就是胡程兩氏的一脈麼？

至於呂本中就是普通所謂大東萊先生，原是呂希哲的長孫。全望祖說：

「愚以為先生之家學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自正獻以來所傳如此。原明（案即希哲的字）再傳而為先生，雖歷登揚游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為伯恭，其所守者亦世傳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別為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下啓伯恭焉。」宋元學案卷三十六榮陽學案案語

著者的愚見以為全氏的話好像以為呂氏自有一種傳家的學問，恐怕有點誤會。著者的愚見以為呂希哲所傳得的學問既然「歸宿於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二十三榮陽學案序）而且他又曾經和程氏「俱事胡安定，」那末呂氏的世傳應該就是胡瑗和程頤的學說，不應該另有所謂「中原文獻之傳。」呂本中和他的從孫呂祖謙所承繼的亦都是同一種學問。無論如何，呂祖謙的學說實在遠紹程氏，那是可以無疑的了。

至於陳亮的師承怎樣？全祖望說：

「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龍川學案序

黃百家亦附和全氏說：

「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起於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為學俱以讀書經濟為事，嘖嘖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為灰埃。亦遂為世所忌，以為此近於功利，俱目之為「浙學。」」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龍川學案

照這樣說來，陳亮好像是浙東學派中一個突起的人。但是據王梓材的意思以為陳亮：

「祭鄭景望（即伯熊）龍圖文稱之曰：「吾鄭先生，」則先生亦在鄭氏之門矣。」宋元學案卷五十六龍川學案序注

而且全祖望在周許諸儒學案中亦把陳亮列入「景望門人」之中。如果王氏所說的話果然不錯，那末不但陳亮的學說由鄭氏可以上溯於程氏，就是全氏所說「永康無所承」的話亦不免自相矛盾了。無論如何，金華的呂祖謙，永嘉的薛季宣和葉適都是陳亮的講友，那卻是可以斷定的了。

金華三大頭的身世都是很可悲歎，呂祖謙死得很早，陳亮鬱鬱以終，而唐仲友的生前死後尤其被朱熹和朱熹的門人迫得無地可容。全祖望曾經說過幾句代唐氏呼冤的話，他說：

「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於乾淳間。自為朱子所糾，互相

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詆朱子並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任愛憎者戒也。」唐悅齋文鈔

後來章學誠亦說過幾句持平的話，他說：

「唐仲友爲與朱子不協，元人修宋史乃至不爲立傳。門戶之風末流爲甚，於此見矣。宋文憲作唐氏補傳，公論終不泯也。但元修宋史而補周臣韓通，史家賤之。文憲躬修元史而不以唐仲友補宋之缺。豈士大夫之門戶轉重於朝廷之忌諱歟？」章氏遺書外編卷四知非日札

我們知道宋濂所做的唐仲友補傳後來亦竟亡去，到了清代中葉後金華的張作楠做了一篇集句體的補宋潛溪唐仲友補傳。七八百年來的一場冤獄總算到此大白於天下。關於宋唐交關的經過和雙方的是非，我們此地不能詳述，應該請讀者自己去讀張作楠那篇補傳。

不過在此地我們有一點應該注意，這就是唐仲友的著作差不多被朱氏一派中人毀滅殆盡了，所以我們現在要研究唐氏的師承比較別家爲困難。張作楠在唐說齋先生文鈔序中會說：

「蘇平仲云：「說齋著述因爲朱子所排，皆漸滅不存。」朱竹垞云：「林黃中唐與政皆博通經學，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所著經說學者遂置而不問。」咸雪崖云：「君子不以人廢言。若唐與政以帝

王經世之學雄視一時，其文要亦不可盡沒其善。今悉從擯棄，非感歎？」

我們以現代人的眼光去看，唐氏著作的漸滅不能不說是我國學術史上的一個很慘的悲劇和我國學術上一種很大的損失。全祖望說：

「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良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於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於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耶？」宋學案卷六十說齋學案序

這恐怕或者因爲當時浙東學者都怕朱氏的氣焰不敢和唐氏往來，或者雖有往復文字的留存亦被後世朱派中人所刪削，如金華吳正傳不載唐氏於敬鄉錄一樣，亦未可知。

不過我們對於唐氏的師承雖然已不可考，但是黃宗羲曾經說過下面這幾句話，他說：

「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南雷文與卷二學禮質疑序

就此可見唐氏和永嘉學派的健將薛季宜陳傅良輩源流相同。全祖望雖然不贊成黃宗羲「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齊斟酌」的說法，但是他不能不斷言：

『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宋元學案卷六 十說齋學案序

我們倘使再去讀唐氏的九經發題和張作楠的跋，那末唐氏顯然是一個程氏的私淑弟子。我們幸而已經證明程朱兩人並不是同屬一家。否則以私淑程氏自命的朱氏竟會把真正私淑程氏的唐氏壓迫到這樣一個永不超生的地步，恐怕朱氏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亦不免要汗流浹背感到沒有面目可以見程氏於地下了。

以上所述的都是浙東學派中金華一支的三大首領怎樣承繼或者私淑程氏學說的情形。

總而言之：浙東的學派在南宋初期分爲永嘉和金華兩大支。永嘉一支創始於許景衡和周行己諸人而中興於鄭伯熊和薛季宣；至於金華一支的蔚起剛剛在永嘉一支中興的時候，而以呂祖謙、陳亮和唐仲友三個人爲首領。這兩支中人都是直接或者間接承繼程氏的學說。所以浙東的學派實在就是程氏學說的主流，在南宋時代和朱陸兩家成一個鼎足三分的局面。

至於永嘉一支中興之後產出一個偉大的陳傅良，他那雍容大雅的气度幾乎和金華的呂祖謙相彷彿；金華一支三家崛起之後產出一個呂祖儉，他把金華的史學第一次傳到四明去；這都是我們研究浙東學術時必須注意的史蹟。不過在本文中我們的目的既然只是在於討論程氏的學統怎樣傳入浙東，所以我們對於這許多有趣的而且重要的

問題都只好存而不論了。

至於浙東學派中人怎樣把程氏的學說演成經制之學和史學，朱氏一派怎樣把浙東的學派目爲功利之學，當時的浙東學派中人怎樣代自己辨護，清代的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紀昀、張作楠諸人怎樣代浙東學派申冤，這種問題都應該讓研究浙東學派的人去討論，我們在此地亦都只好存而不論了。

著者做完這篇潦草的文章之後不免發生一種不很樂觀的感想，這就是中國學術思想的內容好像不十分充實。道家的「無」，佛家的「空」，陳義都雖然很高，但是都不免過於消極了，不能適合現代的生活。至於儒家的學說雖然比較的積極，但是自從南宋以來好像只發展到注意史學爲止，不能跳出故紙堆的範圍再進一步去研究自然科學和史學以外的社會科學。所以著者的愚見以爲在現代的世界我們倘使單去提倡國學來救國家和民族恐怕有點不夠。我們倘使真抱救國救民的宏願恐怕非從努力介紹西洋各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入手不行。當著者着手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確得着許多友人的教益，就中尤以胡適之、胡樸安、傅緯平、錢經宇、王伯祥、周予同幾位先生的指導爲最多，因此他不能不在全文結束時對於他們這幾位表示一點感謝的意思。

(完)